



## 炉匠孙凤军

□ 刘升翔

孙凤军，是一名博山琉璃“炉匠”，今年68岁。

初秋的一个周六，朋友引荐，在博山珑山路的一间门头房，见到了孙老。

“先坐坐，喝杯茶。”孙老热情含蓄，内敛真诚，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

寒暄过后，孙老引领我们到了二楼的琉璃艺术品展室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博山人，从小吹琉璃“鼓捣”（琉璃制成的极薄的儿童玩具）、弹琉璃蛋、玩琉璃球，与琉璃有种自然亲近感，如同游子之于故乡土地。然而，走进孙老的琉璃展室，我还是感到惊喜，继而震撼。

几十件琉璃艺术品，静静地摆在展厅，熠熠闪光，夺人心魄。多子多福、岁岁平安、田园风光、凤凰于飞……这些艺术珍品，题材丰富，以葡萄为主题的作品占了多数，展示了孙老对琉璃葡萄的专注与热爱。在展厅中央“秋实葡萄”展品前，我被串串逼真的青紫色葡萄、跃跃欲试的螳螂和蝴蝶所吸引。仔细看，每一片葡萄的叶子深浅都有变化。尤其是几片近似枯黄，却又泛青的叶子，其丰富饱满的色调、异常逼真的霜叶形象，令我惊叹。这哪里是琉璃，简直就是刚从葡萄园移植的鲜活带叶果实。由此葡萄，想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：玉白菜，其艺术感染力，异曲同工。孙老介绍，葡萄挂霜技术，是他的独门绝技。为探索这一技术，他经过几百次实验，最终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同行的老黄对我讲，孙老是中国轻工联合会命名的轻工“大国工匠”“中国琉璃葡萄孙”“中国琉璃艺术大师”。轻工“大国工匠”全国只有42名，山东仅有2名。我说，实至名归，令人起敬。

孙老引我们拾级而上，到了三楼。三楼是一间琉璃制作工坊，一边有一张数米长的工作台案，一边依次摆着三个工作台。应好友老黄之请，孙老现场为我们展示了琉璃的制作工艺。

年轻时，曾到过博山美琉的生产车间。熊熊的炉火，汗汗如



正在精心制作的孙凤军以及他的琉璃作品。

雨的炉前工人，让我联想到曾经待过的钢铁厂轧钢岗位。一样的火红炽热，一样的烟熏火燎，感同身受，惺惺相惜。然而在孙老的琉璃工坊，同印象中的琉璃生产完全相异。

攀谈中，孙老介绍说，琉璃制作，主要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炉窑生产，以生产大件琉璃制品为主；一种是灯工制作，为精细化的制作工艺。孙老边介绍，边开始了他的灯工琉璃工艺演示。

一个台灯，几把镊子、钳子、剪刀；桌上有个料件插盒，装有红、黄、蓝、绿、橙、黑、白等十几种琉璃料棒，桌台中部有个喷火的灯具。这就是孙老演示的舞台及所有的道具。

准备就绪，孙老左手持琉璃料棒，右手拿一镊子，点燃炉火，开始创作。

孙老一边对料棒预热，一边介绍灯工工艺的演变过程。最

早时，是利用煤油灯加热，后来用液化气作为热源，再后来，发展为今天的制氧机加热。加热工具逐渐现代化，工艺流程却基本未变。

琉璃制作是一种“火的雕塑”，掌握火候，控制温度，适时变换角度，塑造成型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、实则复杂的创造过程。泥雕、石雕、石膏雕，可以进行局部反复修改。而琉璃雕塑，是“火”的艺术，瞬间融化的艺术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稍有不慎，即成废品。

谈话间，一件精致的白鹤已在孙老的手中创作完成。十分钟前，还是毫无生气的几条琉璃料棒，经孙老灯火炙烤，剪裁塑形，宛若瞬间注入了魂灵，栩栩如生，仙鹤独立，展翅欲飞。

这是真正的艺术，出神入化，令人惊叹。

午间一块吃饭，相谈甚欢。孙老不抽烟不喝酒，却谈锋颇

健。尤其是聊起博山琉璃的前世今生，如叙家常，如数家珍。交谈中，孙老对博山美琉的解体，表现出深深的惋惜。“世界琉璃在中国，中国琉璃在博山”，博山琉璃的代表就是博山美术琉璃厂。本世纪初，博山美琉历经艰辛，最终破产解体。孙老作为一名老员工，看到美琉倒下，既感伤，又无可奈何，心情复杂，难以言表。

午饭结束，相互道别。望着孙老驾驶摩托远去的背影，越发心生敬重。孙老是一个炉匠，但又是大师。在他身上，我感受到一种朴素无华的人格魅力，既有工匠的朴实善良，又有大师的睿智魅力。我为结识孙老而荣幸，亦为故乡有这样充满人格魅力的大师而骄傲。

孙凤军，真正的大国工匠，可敬的大师精神。

## 一位老教师的遗憾

□ 马海霞

邻居高老师已退休两年，提及她的教书生涯她无愧初心，她说，作为老师，她从不把学生分优劣，在她眼里学生都是好学生，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位同学，是她教学之本。

记得有一年，学校把最差班六班交给了高老师，让她兼教最好班一班和最差班六班的语文。高老师欣然接受，她深知六班学生底子弱，相比一班她对六班倾注了更多的心血，不光在学习上给予学生鼓励和帮助，在心理上积极疏导学生。好班和差班成绩差不多，这成了高老师半辈子的骄傲。

毕业后，每年六班都举行同学聚会，每次都要把高老师请来，高老师问他们，为何不请别的任课老师来。同学们回答，那些老师都叫我们“渣子”，我们才不请他们来呢，上学期间只有您看得起我们，把我们当好学生看。

这些学生虽然考上大学的不多，但各个都事业有成，这个当年的差班也成了高老师最值得骄傲的班级。

每年这个班级同学聚会后，我都在高老师的QQ空间里看到很多聚会时拍的照片，看着高老师被学生簇拥着幸福的样子，我知道这是对一位老教师最好的褒奖。

前几天和高老师聊天，她谈起不无感慨地说，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欠学生一次“表扬”。原来，高老师今年参加学生聚会时，一名男生喝醉后，对她吐露真言，这名男生是复读生，当时之所以选择去差班复读，就是因为在县里举办的一次书法展览中看到了高老师的书法，喜欢得不得了，他本人就爱好书法，写字也特别好，于是就选择了差班，为的是让高老师当他的班主任。

他在自己所有书本的皮子上都工工整整写下了自己的姓名，故意放到课桌一角，有时还有意“忘”在讲台上的教桌上，希望高老师看到后，表扬一下他的字写得不错，但一年了，高老师连看都没看他的书本一眼，更别提夸奖他的字了。后来，他高中毕业后从事了很多职业，最后还是干起了最擅长的，开了家书法培训工作室。他说，如果当初高老师肯表扬他一下，他或许在书法上更努力些，也会在这上面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听完这些，高老师自责了很久，她几十年的教学生涯，都认为自己春蚕到死丝方尽，但她却被应试教育固定了思维，只关注自己所教的课程，把自己肚子里所教课程的知识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学生，却忽略了学生的内心喜欢和特长，那句未说的“表扬”成了高老师一辈子的遗憾。

高老师说，这种遗憾可能很多，我毫不吝啬在学生的学习上竖起大拇指，却没有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做一次“表扬”，那些学习以外的闪亮，如果早一点被我发现，并得到我的肯定和夸奖，或许他们的人生旅途会更加绚丽。

## 难忘启蒙老师

□ 韶华

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村里的小学度过的，说是学校，倒不如说是林家祠堂。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，很多小学都是设在村里祠堂的。或许在这段日子里最无忧无虑吧，这时的记忆是少时年华里最清透的。

小学里教过我的好几位老师，我现在仍忘不了他们的教诲，一个道理、一次批评或只是一句话。

记得上一年级的第一天，母亲带着怯生生的我去学校报到，迎接我的是一位穿中山装的40多岁的男教师。他讲课声音洪亮，咬字虽不算标准，但每句话，每个字，都似一股甘泉流入我们

的心田。我们学会了“a、o、e”，“人、口、手”；我们懂得了要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学习，爱劳动。新鲜愉快的小学生活，慈母般的老师，使我很快爱上了那所小学。

二年级时，班主任丁老师是一位一头齐耳短发的中年女教师，她长得很秀气，神情中常流露出淡淡的忧郁（长大后才知道当时丁老师的丈夫身体不好，后又患绝症去世了），可一进入课堂，这忧郁便荡然无存。她讲课带着感情，讲到伤心处，女同学会跟着哭泣；讲到高兴的地方，男同学会手舞足蹈起来。她的一举一动，一笑一颦都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夏日的中午，我们趴在课桌

上午睡，丁老师总是拿一把扇子，挨个到我们身边摇扇，直到大家进入梦乡；当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来时，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把熟睡的孩子一个个叫醒。

丁老师既是“慈母”，又是“严师”，为了纠正孩子们的坏毛病，她总是毫不留情。有一次语文期末考试，丁老师按惯例把同学们的分数从高到低报一遍。从100分到90分，从90分到80分……还没念到我的名字，我故作镇静地坐着。猛地，传来了“林少华，58分！”的“宣判”，同学们的眼光唰地射向了我……我自己只觉得如五雷轰顶，大哭起来。看我痛哭流涕的样子，她才透露，这是她故意导演了这出

“悲剧”。原来是因为我写错一个字——这是我经常写错的字。这一招果然很灵，以后，我做作业再也不敢马虎了。

慢慢升级，慢慢搜索着零星记忆。记得小学五年级，我和班里8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公社的数学竞赛，结果我们以0.2分之差与第一名失之交臂，回来后，林义加校长与我们几个谈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找原因订措施。前几年，老校长还在时，每当春节回村里过年，我们几个同学还结伴去看望老校长！

光阴荏苒，当年的学生娃，已步入不惑之年，但当年那些启蒙老师们，仍一个个清晰如初地印在我的脑子里。